

18103

板塘文史資料

第四輯

湘潭市板塘區委員會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91

板塘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湘潭市板塘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八月

板塘文史资料
第四辑

政协湘潭市板塘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湘潭市美术印刷厂印
1991年8月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字数11万字 印数1—1000本

(湘)潭文准(1991)107号
(邮政编码: 411102)

历史是一面镜子
历史长河
清流不息
源远流长
史之道
贵在总结
教训
有
孟州
吴代
文强



明年六月二十四日
于己巳年仲夏

千古昭山史跡悠
少陵檣燕昔曾游
朱熹講學頻來
往革命輝煌赤幟留

政協湘潭市板塘區委員會
板塘文史資料出版題詞

劉世吾

目 录

彭德怀易家湾夜渡湘江·····	(1)
陈溥就义易家湾·····陈敬舆	(3)
八英烈血染昭山·····左庆宜 肖经禄	(5)
滴水埠膏盐矿的一个地下党支部·····楚莲子	(11)
易家湾的两次火劫惨状·····宋正罗	(14)
日本飞机在湘潭的一次狂炸·····王仁甫	(19)
解放初期易家湾地区支前秋征运动纪实·····胡 维	(21)
始建易家湾镇·····谢启纯	(25)
易家湾居民称颂的一件实事·····周雨初	(28)
清心水·····谢启纯	(31)
我所知道的纱厂街民办食堂·····符安湘	(36)
联合化工厂从筹建到停办简况·····王同栓	(39)
滴竹化工区的形成和现状·····唐少尤	(43)
五里堆化工厂开发新产品始末·····唐心宇	(55)
扩建后的湘潭火车东站·····曾林湘	(62)
五里堆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纪略·····张德仁	(66)
知识青年下放大围山·····宋裕章	(70)

旧时期的板塘教育·····	朱普森	(73)
建国后板塘教育发展史话·····	方家祥 唐少尤	(76)
飞翔蓝天 游弋大海		
——记湘潭市七中航模海模活动·····	姚俊泉	(94)
道口“九·九”事件概况·····	蒋建勋 陈俊德	(105)
一段屈辱生活的回忆·····	胡人章	(109)
回忆父亲的生活片断·····	陈进修	(136)
夜袭刘石各庄·····	安可明	(143)
喋血古北口 抗日卫神州·····	詹熙明	(150)
忆一九四七年长沙学生大游行大示威·····	胡人章	(153)
罪恶的渊藪		
——军统兰州特种警察训练班·····	黄萃柏	(160)
我在军统局的一些经历·····	潘钧明	(164)
京、沪、台参观二三事·····	彭忠权	(173)
星沙迎故旧 欣然话统一·····	贺力员	(177)
出家六年·····	释超波	(179)
昭山寺碑·····		(182)
重修滴水埠石路碑记·····		(184)
根据市辖区特点做好文史工作·····	区政协文史委	(187)

彭德怀易家湾夜渡湘江

一九二一年秋，彭德怀同志在湖南陆军第二师三旅六团三营十一连任职，部队驻扎在南县注滋口。时，当地的税务局长兼堤工局长欧盛钦（其兄是赵恒惕督军署的少将高级参议）是个恶霸地主，依仗权势，欺压百姓，作恶多端。为为民除害，彭德怀同志就派一班长王绍南及魏本荣等三个救贫会员，由姜子清带领，将欧盛钦秘密处决了。不久，六团调到离长沙城七十里之潞口畲一带，因欧盛钦之死被告发，六团团团长袁植奉赵恒惕之命将彭逮捕，在押送长沙途中，幸遇到几个好心的士兵的帮助，过捞刀河时，彭才逃脱，便向东（梨梨市）飞跑。

“一气跑了二、三十里，天也黑了。跑到了梨梨市与长沙之间的七里巷，险是脱了。就草地坐着，将身上的湿汗衫脱下，肚饥疲乏，身无半文。躺着休息了一会，望着天上的星星在眨眼，口里随意念着：‘天地转，日月光，问君往何方？天下之大，岂无容身之处吗？’念头一转，劲就来了。

走啊！夜半来到易家湾湘江河岸，有薄薄的雾，望见有小船，我念着：茫茫湘江畔，渔翁扁舟有灯光。小姑在补网，老翁收行装。尊声大爷行方便，老翁笑问往何方？我说：‘要过江，身上无半文钱。’老翁说：‘上船来，送你过江去，

不要你的钱！’问了他的姓名，叫罗六十老倌，无子仅一女，年过半百了。老者问：‘先生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我说：‘我不是先生，是穷人。’他望望我身上，又摇摇头，怀疑我不是穷人。我即详告事因。船抵西岸时，我将汗衫交给他，他无论如何也不要。我跳上岸，将汗衫丢在船上说：他日相逢，留作纪念吧！

上岸后，我向郭得云家飞跑。

一九三〇年，红军占领长沙时，我到易家湾还找到了这位年近七十的罗六十老倌，将没收土豪的粮物送给了他一些。他不知道我的名和姓，我觉得他是恩人。”

（节选自《彭德怀自述》第19、20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年12月第1版。题目和引文前一段话是编者加的）

注：郭得云是彭德怀当兵时的第一个老班长，他曾在清末新军四十九标当过兵，参加过辛亥革命，后当排长。他很有正义感，对军阀和军阀战争甚愤恨，对社会上的狗官和为富不仁的地主、恶霸极为不满。后弃职回家仍作皮匠，住湘潭城南河边。

陈溥就义易家湾

陈敬舆 口述

叔父陈溥，原名叔骞，乳名神保，湘乡上东区东风乡京竹塘人（现属湘乡市横洲乡永丰村），一八八三年生。

大革命时期，叔父和湘潭杨昭植等一起进行革命活动，担任湖南省农民协会潭（湘潭）湘（湘乡）两邑特派员。当时，我父亲陈叔穆也是共产党员，婶婶李奶奇（陈叔骞的妻子）是上东区农民协会妇女主任，共产党员，全家人都积极闹革命。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举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随后，驻长沙的许克祥部根据何键授意于五月二十一日发动了“马日事变”，疯狂屠杀革命者。他们派人到处搜捕叔父，叔父便避难于湘潭黄荆坪张家湾我外婆家（姓黄，叔父和我舅舅同学）。不久，党组织安排他去汉口学习，始改名为陈溥。他在汉口学习了几个月就回到了湘潭。只到过一次家，平时有书信与家中联系。从书信中得知，住在湘潭十八总宜湘阁的陈光谱（我堂叔）与叔父有密切联系，有关活动情况都告诉他。叔父是湘潭中路工农义勇军的联络员，从湘潭七里铺到易家湾一段公路上的军事行动都由他负责联系。这是事后从堂叔那里了解到的。

叔父在进行革命活动中，不幸被许克祥部逮捕（被捕原因，当时我年小记不清了，现在也无法查清），一九二八年八

月十三日（农历六月二十八日），便从容就义于易家湾的铁路旁边。党内的同志送讯到宜湖阁，堂叔随即带人赶去，他们沿着铁路寻找，又不敢声张，恰巧碰了一位放牛的老人告知，是许克祥的军队杀了一个人在那沟中，不准人收尸。晚上，当地群众偷偷地把他掩埋了。堂叔前去看时，掩土上已插了一些鲜花，准是党内的同志去悼念的。堂叔很快就赶回湘乡老家告诉了这一不幸的消息，全家人都恸哭失声，伤心极了。但又不便再去易家湾，直到当年的十月间，父亲才请堂叔带丁义春到易家湾用木船将叔父的遗骨运走，安葬于湘潭的小塘（现属乌石乡），早五、六年小塘要修公路，又迁葬于湘乡京竹塘。

解放后，湘乡县人民政府认定叔父陈溥为革命烈士，并给家中送来了“光荣烈属”和“光荣革属”的匾额。

叔父有一子一女，其子陈传芳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第二毛纺织厂工作，已离休。其女陈正宜在湖南怀化行署外贸部门工作，已离休。

（莲子整理）

（陈敬舆，72岁，水利电力部第八工程局离休干部。住长沙市南大路二号，八局宿舍）

八英烈血染昭山

左庆宜 肖经禄

一九四〇年下半年，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十月十一日，国民党在湘潭县的顽固派秘密杀害了六位共产党员和两位爱国志士于湘潭昭山下的龙骨坡。他们是党的干部彭金华、郭曦、曾纯熙、刘辑瑞、何鳌、彭仲珊，和坚持抗日救国的国民党的乡长杨芝华、楚保文。

六位党员家境贫困，都是在苦水中成长的。彭金华，又名钻、俊杰，彭德怀元帅的胞弟，一九〇〇年生于湘潭县乌石寨彭家围子。郭曦，号汉池，字人杰，一九〇九年生于湘潭县长岭乡牌楼村。曾纯熙，名灿，一九〇六年生于湘潭县双板桥乡曾家坪。刘辑瑞，又名芝瑞、瑞生，一九一三年生于湘潭县白云乡尖岗村。何鳌，号庆余，一八八九年生于湘潭县易俗河乡银塘村。彭仲珊，一九〇六年生于湘潭县易俗河乡杉苗村。六人中，以曾纯熙的文化水平较高，任小学教师，刘辑瑞系祖传外科医生，其余四人均均为农民，常年靠做工，当挑夫，种租田为生，过着艰苦贫困的生活。

杨芝华，忠信乡乡长，开明士绅，一八八七年生于湘潭县郭家桥乡，大革命时期为国民党左派，与中共南二区区委书记李仙舟搞过农运工作。楚保文，白云乡乡长，当过小学教师，一九〇六年生于湘潭县白云乡尖岗村。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湘潭县工委于一九三八年四月恢

复,接着,又陆续建立了农村党的组织。一九三七年,彭金华入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三期参加学习,并在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八年四月毕业后,带着哥哥彭德怀的嘱托,回到湘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省、县党组织的领导下,彭金华在乌石寨成立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后又建立了中共彭家围子特别支部,自任支部书记。八月,大革命时期担任过农会干部的曾纯熙、何鳌、彭仲珊以及进步人士郭曦、刘辑瑞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八、九月间,郭曦任中共茶园铺区区委书记,曾纯熙和刘辑瑞任中共易俗河区委员,何鳌任银塘党支部书记,彭仲珊任杨溪党支部书记。

党组织为了培养提高新入党的基层干部,便派刘辑瑞到衡阳参加中共湖南省委办的“党员骨干训练班”的学习,曾纯熙到湘潭县城里参加中共湘宁中心县委办的“党员干部训练班”的学习,郭曦、何鳌、彭仲珊也参加了县委办的短期党训班的学习。通过学习,使他们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提高了阶级觉悟。

一九三九年,蒋介石下令秘密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不断制造反共事件。中共湘潭县委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决定部分党员打入到国民党地方政权及民众团体中,利用合法的身份去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为此,郭曦、彭仲珊、何鳌、曾纯熙、刘辑瑞等同志通过各支部的党员在群众中进行活动,经过选举,彭仲珊当上了杨溪乡乡长,何鳌当上了白云乡第二保保长,刘辑瑞当上了白云乡第五保保长,郭曦当上了忠信乡第三十八保保长,并安插了许多党员当甲长。郭曦那个保的十五个甲长,其中就有十四个是共产党员。还有些党员打入乡公所当警察。

与此同时，郭曦、刘辑瑞坚持党的统一战线，争取中间势力，团结了忠信乡乡长杨芝华和白云乡乡长楚保文，使他们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政策，支持和保护地下党的活动。

郭曦等地下党员掌握了地方政权后，就积极开展工作。当时，首要的任务是开展“三抗”斗争。国民党抓壮丁，早为人民深恶痛绝，他们就利用合法身份，采取一拖、二躲、三顶替的办法为穷人抗丁。乡公所来人催壮丁时，他们写个限期字条拖延时间；不能拖时，要乡警到中签壮丁家去抓，暗地里，则派人送信让其避开，常使乡警扑空。然而，拖与躲的办法并非长久之计，终究要人去当兵。于是，他们又采取了对策，在保上成立征兵委员会，利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个抗战口号，按田产摊筹钱粮，买几个“兵流子”顶替，这就为穷苦农民卸下了抽壮丁的枷锁，改变了过去地主豪绅既不要出人当兵又不要出钱的做法。

征粮征税，他们也按田产征收，把主要负担转嫁到有田产的富人身上，改变了过去按户按人头分摊的办法，使穷苦农民减轻了负担。

他们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关心群众生活。在荒月时，根据农民饥荒程度分借积谷，阻止豪绅、奸商抬高粮价和偷运谷米出境，而以平价赈给农民解决粮荒问题。为帮助抗日军人家属和部分穷人度过生活难关，郭曦在白云乡尖岗村办了一个麻草鞋厂，组织妇女进厂做鞋，增加收入，同时为党提供了活动场所和费用。何鳌在银塘村筹建织布厂，以解决部份农民的困难。他还在保上办信贷组织，无息贷款给农民作喂猪的本钱。他得到培植水稻良种不花成本又能获得较高利润的信息，立即动员农民培植，无偿供应种籽，并亲自组

织人员进行技术指导，又包销了农民生产的良种，使农民获得了实惠。事后，农民感激不尽，都说：“搭帮何保长赚了钱，解决了困难”。刘辑瑞凭着自己的医术，为贫苦农民救死扶伤。当时的农村严重缺医少药，请医生要轿子接送，贫苦农民病了又无钱医治，只得以命来搪。刘辑瑞不管路程远近，风晴雨雪，黑夜难行，只要是贫苦农民，就有求必应，步行出诊，有时不取分文，甚至掏腰包购药给无钱治病的穷人。不仅如此，他常对穷人解囊相助，为地下党的同志无偿提供餐宿，还提供了部份党的活动经费。抗日战争期间，盐价高昂，每百斤稻谷只能兑换一斤多盐，当上保甲长的地下党员则利用有利条件，千方百计地筹购食盐，平价供应农民。倾向进步的杨芝华、楚保文乡长，在地下党开展的“三抗”斗争和解决民食问题等方面，尽量给予支持，使地下党的同志得以顺利地开展工作。

国民党当局在汉口失守后采取“焦土抗战”政策，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纵火焚烧了长沙，日机又来湘潭轰炸，而国民党的军队竟跑到后方奸淫掳抢，抓夫抓丁；政府官员亦贪污腐化，敲诈勒索，草菅人命。老百姓人心惶惶，饥寒交迫，真正到了生死关头，朝不保夕的地步。郭曦等同志忧国忧民，商讨对策。共识到，党必须为群众排忧解难，指明方向。他们遵照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一文的精神和党的“十大抗日救国纲领”，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使群众了解到在中国的土地上还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它们创建了抗日根据地，正在打击日本侵略者。彭金华利用民众夜校的讲台，“民先队”的学习会，田头的闲谈，炉边的聊天，学报纸，讲故事，宣传群众，鼓舞斗志。曾纯

熙团结进步教师，开办文化夜校，组织师生演文明戏，写标语，贴传单，出墙报，教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声讨日寇暴行，驳斥卖国投降谬论。刘辑瑞以行医为掩护，走村串户作宣传。彭仲珊、何鳌等人则利用合法的身份，适时宣传全国抗日战争形势，揭露日伪暴行，激发人们抗日救亡的热情。

一九三八年秋，新五师路过易俗河时，何鳌遵照党的指示，以保长的身份，发动群众筹集枪支费，并动员了三十多个青年参军抗日。

一九三九年秋，日寇第一次进犯长沙，情况危急。经党组织批准，郭曦、曾纯熙、刘辑瑞、何鳌、彭仲珊等在易俗河、洪塘地带，利用与新五师的关系，弄来一些枪支弹药，将附近的农民积极分子三百多人编成一个营，就地暗中操练了二十多天，即开赴前线，打算投奔新四军去打日本鬼子。曾纯熙带队途经江西铜鼓时，不幸被国民党的军队包围，解除武装，被迫解散。但他们的工作，给易俗河地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一九三九年十月，湘潭县国民党当局成立了反共特务机构——“调统室”，企图摧垮湘潭的地下党组织。当时，中共湘潭县委有所察觉，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决定县委成员和城乡党的主要骨干相继撤离。县委书记谭伟和委员张忠廉，在撤离前，曾奔走于乌石寨、易俗河等地，动员彭金华、郭曦等同志迅速转移。可彭金华、郭曦等同志认为工作需要，没有离开。后来，由于叛徒、内奸的出卖，以致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一九四〇年十月四日凌晨，彭金华、郭曦、曾纯熙、刘

辑瑞、何鳌、彭仲珊和杨芝华等七人均被湘潭县的反动军警秘密逮捕，关押在湘潭警备司令部驻地陶公祠。楚保文则是县党部用干训团调训的名义诱到县里被捕的，时间还早两天。

彭金华等八人被捕后，敌特进行秘密审讯。然而，不管敌人使尽什么样的花招，他们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曾纯熙是第三次被捕入狱了。一九二六年，他执行党的任务，秘密收集枪支，被军阀的部队逮捕、抄家、押送宁乡监狱，直到北伐军抵湘后，他才获得自由。一九三三年，他又在江西吉安被国民党抓捕，以“秘密发展组织、收集枪支、赤党谋反”的罪名判死囚。后来，他寻找机会，打死看守，冲出监狱，死里逃生。这次，他觉得无所谓了。刘辑瑞赤胆忠心，把生死置之度外。他所焦虑的不是自己的安危和即将分娩的妻子，而是家中夹楼板内藏的一份党员名册，它关系着易俗河区全体党员的安全和党的事业，惟恐敌人搜去。幸而他胞兄探监时，便机警地传递了信息，这才如释重负。

八人的不幸被捕，党组织和他们的亲属曾多方营救，敌人害怕激起公愤，遂于十月十一日以押赴省城为名，将他们秘密杀害于昭山之麓。而今，昭山的杜鹃，年复一年地盛开着，鲜红似火，它象征着八英烈的浩然正气，永留人间。

（本文原载《湘潭英烈》第三辑。转载时略有修改）